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一

紀行

古詩四十首

北征

洙曰後漢班彪更始時避地涼州從長安作北征賦。鮑曰至德二年公自賊窟歸鳳翔謁肅

宗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彌年難寧孺弱至餓死者有墨制許自省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徙步至三川迎妻子故有是詩。蘇曰此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忙問家室

蘇曰胡混自金陵歸永安蒼忙下馬問里人曰家室何在。趙曰皇帝言肅宗也二載言至德二載也自鳳翔歸鄜州此之謂其征

也蒼忙荒寂之兒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

許歸蓬華

洙曰時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甫歸因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輔帝

不省錄詔放甫歸鄉省家。修可曰拜洙曰辭詣闕下。洙曰傳長虞詩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飢。拜作奉。辭詣闕下一云

閣休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炎曰言諫免趙曰甫

不忍輕去其君恐君又有過舉而欲諫諍之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

未已臣甫憤所切洙曰東胡祿山也憤其亂也○趙曰指言安慶緒也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慶緒已

殺其父祿山而襲偽位矣揮涕戀行在炎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道途猶恍惚魯

言心憂也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

蕭瑟洙曰靡靡猶遲遲也詩行邁靡靡蕭瑟言人皆避亂無留居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

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洙曰時肅宗在鳳翔前登寒山重

屢得飲馬窟洙曰古樂府有飲馬寒山窟行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

鄭曰潏以律切○洙曰邠州古豳國昔公劉據豳其地開元十三年改邠州為邠郡禮雍州川曰涇水猛虎立我

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洙曰一作帶古車轍青雲

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鎖細羅生雜橡栗鄭曰橡除

兩切櫟實也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曾曰玉白若截肪黃如燕栗赤若丹砂黑如點

漆文齊有髀以鬻若飛蓬膏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漆曰言山中草木皆遂其

生而人不淫寧止○修可曰放莊子曰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俗避亂之所坡陀望廊時鄭曰上芳無切下諸而切○漆曰廊時漢武郊祀之所春秋時白狄之也

○修可曰前漢郊祀志秦文公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廊衍文公問史彭彭曰此上帝之留君祠之於是作廊時用三牲郊

祀白帝焉以此考之卿時乃文公所作非漢武也谷巖互出沒疎曰互遷我行已

水濱我僕猶木末漆曰木末言猶遠也鳴鳥漆曰一作巢鳴黃桑野鼠

拱亂亢夜深經戰漆曰一作中一場寒月照白骨蘇曰李隱塞上行云寒月

上征壘沙與骨共白胡馬中夜嘶斷腸兮廬客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

秦民殘害為異物漆曰翰以兵二十萬守潼關及其敗也火技歸仁曰公以二十萬一日覆敗詩是安

歸遂執以降賊也○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吳質與太子殿示云陳阮徐生而今各逝以為異物况我

墮胡塵及歸盡華髮漆曰甫先陷賊而亡歸○趙曰言盡華髮則其存者於離亂之久見其盡

也老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蔡曰董先慟哭松聲迴

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

垢膩脚不襪蘇曰徐貴妃幼時隱於庶人家蒲身垢膩短衣

○修可曰沈佺期波牀頭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

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魯曰天吳水神也○修可曰木玄虛

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虎及紫鳳修可曰山海經云

身入面八手八足八尾青黃也顛倒在短修可曰褐修

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趙曰天顛倒在短修可曰褐修

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顛倒在短修可曰褐修

曰當依祖音豎蓋傳寫之誤也張衡應問曰士有解短褐而襲繡

數方言曰關西謂襜褕短者為短褐前漢貢禹短褐不完師古短

謂童豎所著之襦褐毛布也○定功曰淮老夫情懷惡嘔泄

卧數日

洙曰一依數日卧嘔泄○蘇曰邵平不喜聞是非

那

無洙曰一

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稠稍羅

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

抹移時施朱鈿狼藉畫眉闊洙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著粉則太白施朱

則太赤生還對童稚蘇曰郭收吾幸生還故鄉善對幼雅雖死心亦足矣似欲忘飢渴

問事競挽鬢蘇曰林詰自回中還鄉兒童輩皆問事爭挽鬢鬢。定功曰曹子建時謝安挽其鬢曰使君於

此不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

慰意生理焉得談至尊尚蒙塵洙曰僖二十四年傳賊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

外敢不奔問官守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氣洙曰一作豁

蘇曰張子房曰幾日妖氣開豁天宇明靜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鵲洙曰一作

回鵲列傳云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救勒訖為臧勒臣於突厥至隋世韋紇復叛去自稱回紇回鵲言勇鸞猶鵲

然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蘇曰張騫曰西羌人俗喜馳馬射送兵五

千人洙曰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

勇決所用皆雁鳥騰破敵過

洙曰一作如

箭疾

洙曰回紇至隋曰韋其其人驍

僵初無首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

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趙曰言主上雖

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為害所以氣欲奪也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

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

趙曰此正時議以為國家有恢復中原之理官軍深入自足破賊不

必專用回紇兵也

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

有肅殺禍轉云胡歲勢成擒胡月

洙曰隋長孫晟傳曰臣夜望積北有赤氣長百

餘里如雨下垂按兵書名洒血欲滅匈奴宜在今日

胡命其能久

洙曰史思明傳優相謂曰胡命盡矣

皇

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

定功曰西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則不能動

故世言乖者為狼狽○鄭曰狼博蓋切狼相負而行曰狼狽

事與古先別茲臣競殖醢

鄭曰茹臻魚切○洙曰祿山長反亦國忠媒蝎之

同惡隨蕩折不聞夏殷衰中自

誅褒妲

鄭曰妲當昌反○洙曰褒妲已也此言謀楊貴妃也○鮑曰魏泰云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著劉白



劉禹錫曰官軍誅使幸天子舍天姬白樂天曰六軍不發無奈何  
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錄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  
不曉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礼老杜則不然此征詩曰憶昔狼狽初  
事與古先別茲臣竟短臨同惡直蕩斬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  
乃明皇監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與焉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周宣王漢桓桓陳將軍洙曰陳將軍云禮也伏戟奮忠烈

蘇曰以黠伐鉞宣風奮於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定功曰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結

書曰愛民恬國道家所尚又齊高帝手敕王廣之子珍國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凄凉大同殷寂寞

白獸闢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都人望翠華洙曰司馬相如曰建翠華之旗佳

氣向金闕蒼舒曰右按神異經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

中名園陵洙曰園陵天子所葬之地固有神掃洒數不缺煌煌太宗

業樹立甚宏達

徒步歸行彦輔曰贈李特進自鳳翔赴許州途經鄆州作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

洙曰天下英雄惟操與使君○趙曰

晉石苞遷司馬景帝中護軍而帝問苞好色薄行以責景帝景帝答曰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

國之社稷今

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

趙曰魏賀拔軌稱字文泰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

鳳

翔千官且飽飫

洙曰言公私窘迫且飽而巴未能輕肥

衣馬不復能輕肥

曾曰語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

步歸

洙曰甫謂上於鳳翔受左拾遺○曾曰史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人生交契無老少論

交何必先同調

洙曰一作論心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妻子山中哭向天

須公櫪上追風驃

洙曰梁邵陵王啓連翩絕景凌君追風○修可曰崔豹古今注始皇七馬一日追風

廣韻曰馬黃白色曰驃○師曰追風驃言李公有驃騎疾可追風逐電甫欲就之一借櫪馬槽也

彭衙行

彥輔曰左傳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注遏江縣西北有彭城○魯曰馮翊郡合陽

縣西有彭衙城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盡室又徒步逢人多厚顏殊曰書五子之教顏厚坦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

貌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參差谷鳥吟作鳴不見遊子還

前年秋七月避賊次年春尚不得還故有此句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

其口蘇曰王莽五歲語充乘父聞之急掩其口抱於懷中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

事鄭曰強巨兩切故索苦李餐蘇曰時賊方收錄衣冠汚以為命而避難者方銷晦声跡故託言及

帝而恐虎狼聞也一句半雷雨泥濘相攀牽鄭曰等

無禦雨洙曰一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洙曰一契闊

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糒糧洙曰擊鼓死生契闊契闊勤苦也公劉迺裹糒糧卑

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家客注曰

鳥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洙曰陸士衡文

高義尊雲天同家窪廬子開皆地名也故人故延客已曠黑

舊之人也高義言其恩義高遠皆說孫宰也  
朱曰曠黑薄暮也謝靈運詩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剪

紙招我竟朱曰宋玉為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言淚

之墮闌干衆多兒趙曰談藪數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衆

雛爛熳睡師曰衆雛指南喚起霑盤餐彥輔曰信公二十

過曹曹大夫僖負羈饋饌盤食實壁焉公子受食返壁趙曰爛誓

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師曰

惟孫宰尚義以所坐之堂而能我况復以盤餐禮之加誰肯艱

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鄭曰胡何

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趙曰胡羯之患蓋指言安慶緒蓋

既陷賊而脫身達行在故安緒於正月執父而龍表偽位也公

寄此詩感其恩懷其人矣

發秦州

洙曰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十二首

我衰更嬾拙

鄭曰嬾魯卑切

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

洙曰詩適彼樂

土○修可曰莊子云吾無糧我無食○師曰同谷在京之南不經燒破故云樂土

無衣思南州

洙曰雪賦

裸壤重繒注不衣國也謝靈運詩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趙曰楚辭嘉南州之炎德南州氣暖故思南州

漢源十

月交

鮑曰唐志漢源酋同谷郡大縣美同谷風土多暄利於貧士非九月十月之交去秦也

天氣如涼

秋草木未黃落

洙曰月令文○蘇曰長沙十月草木尚未黃落加之蒸濕北人甚不冝風土

况

聞山水

洙曰一作東

幽栗亭名更佳

洙曰今成州栗亭縣

下有良田

疇充腸多薯蕷

鄭曰上常慈下常慈切○洙曰永和初有採藥於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岩下見一老公

四五年少對敕書告之以飢與之公物如薯蕷後不復飢○田曰陶隱居云薯蕷處有之掘取食之以充糧圖經云胡閩中出一

種根如芋而皮紫色煎煮食之俱美陵上人呼曰諸音殊山海經云景山北望沙澤多諸蕷音与署讀同郭璞云根似芋可食江南

人呼諸為諸語有輕重耳其實一

崖蜜亦易求

蘇曰崖蜜乃櫻桃也陸機

崖蜜珠滿藍王子敬帖云山陰崖蜜味甘嘉得多尤妙本草載石  
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高山崑石間作之色青赤味小饒食之心  
煩其蜂黑色似蚕又木蜜呼為食蜜懸樹枝作之又土蜜於土中  
作之凡蜂作蜜皆須人小便以釀諸花乃得和熟狀似作餠須葉  
也掌禹錫云按尋常蜜亦有木中或土中作者北方地燥多在土  
中南方地濕多在木中各隨土地所有而生其蜜一也崖蜜則是  
一蜂如陶所說出南方崑崙間生懸崖上蜂大如蚕房著蜜窠以  
長竿刺令蜜出取之多至三四石入藥用勝於凡蜜張華博物  
志云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所著巉崑石室非攀緣所及惟於山  
頂藍蜜自懸挂下遂得採取供饒範令齊夜話載蘇東坡橄欖詩  
云待得微甘迴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乃云崖蜜事鬼谷子曰照  
夜清瑩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以子美此詩觀之十月間恐  
無櫻桃則崖蜜更無異議也

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

朱曰西都賦鏡  
清流又方舟並

驚僂仰極樂○趙曰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  
密竹使徑迷方舟並兩船也爾雅大夫方舟

雖傷旅寓遠

庶遂平生遊

一作傷

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

非本性

蘇曰阮嗣宗頗倦人事應接進退非吾本性○趙曰上  
子慈過越州見潭壑澄澈清流寫注云山川之美使人

應接  
不暇

登臨未銷憂

朱曰王仲宣登樓賦覽茲  
樓以四望聊假日以銷憂

谿谷無異石

塞田始徵收

鄭曰塞先代切

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目色

隱孤戍

洙曰惘一作惘謝玄暉詩曰隱澗疑空。趙曰何遜詩曰團團日隱州烏帝滿城頭。

烏啼滿城

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洙曰古詩飲馬長城窟。

磊落星月高

鄭曰磊魚魯狠切。趙曰古詩兩頭纖纖新月生磊磊落落向曙星。

蒼君仁雲霧浮

修可曰更信詩寂寞

歲陰窮蒼茫雲龍同

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師曰言天地雖寬而吾道彰喪若無

所容亦終於此而已矣故曰吾道長悠悠

### 赤谷

天寒霜雪繁

洙曰正月繁霜。趙曰孔

遊子有所之

李陵遊子暮何之

豈但歲月暮

洙曰古詩涼涼歲暮又歲月忽已晚沈休文飛光忽我道豈止歲暮

重來未有期

洙曰古詩會面安可

晨發赤谷亭險難方

自茲

洙曰任勞昇晨發當春渚又云滿險方自知

亂石無改轍

洙曰曹子建中塗絕無輒改轍登高

國○趙曰不以亂石之故而改轍我車已載脂朱曰泉水載脂山深苦多

風朱曰魏文帝古詩行落谷多風霜露沾衣落日童稚飢朱曰苦寒行行日悄悄

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朱曰曹子建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

苦飢而村墟尚遠煙火無所追求以造飯舊注非○師曰按地理志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三秦記之其阪九回上者

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浦蓋上大隴山故云云謂其反九回故也

病轉零落朱曰一云飄零曹子建零落故鄉不可思朱曰又

為高人嗤朱曰古詩但為後世嗤○趙曰後漢

鐵堂峽朱曰武為賊所敗謂耿弇曰錢為虜嗤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鄭曰縹緲召切縹緲○逢彦曰縹緲

破形藏堂隍立之曰山臺如堂皇壁色立積鐵

飛揚源縹緲衣裳



徑蹙穿蒼蟠

宋曰魏文帝脩條摩蒼天常道立深谷下無處

也古歌黃鵠摩天極高飛

石與厚地裂脩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

限一作孔

威遲哀壑底

宋曰殺仲文哀壑中虛無。趙曰詩周道倭遲注云歷遠貌而變用威遲字

徒旅慘不悅

宋曰謝靈運徒旅苦奔峭顛延年改服餘徒旅首路踰險艱又隱閑徒旅悲威遲良馬煩

寒長冰橫

魯曰謝靈運石橫水分流

我馬骨正折

鄭曰百熱功。宋曰詩我馬踣矣荀子折筋絕

生涯抵孤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

趙曰抵者達抵之抵孤

矢則遭用兵之時也飄蓬出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古詩云轉蓬離本根飄飄畏長風

回首

肝肺熱

師曰孤矢言盜賊興也自盜賊竊發以來生涯抵弄不成家計抵弄也肝肺熱言憂則內熱也

鹽井

彥輔曰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

鹵中草木白

洙曰地焉鹵者生鹽。修可曰許慎說文曰鹵鹽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常困於

連句鹵中丘連句縣有鹽池廣十餘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樂陽縣

青者官鹽煙

蘇曰郭思密溪

詩話作直者青鹽煙官作既有程朱曰程限也○趙曰陳莫鹽煙在

川朱曰前漢吳王東者海為塩汲井歲梢梢鄭曰古忽切木名○朱曰莊

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梢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出車日連連朱曰駢拇篇

膠漆纏糾連結也○天啓曰連連言運載不輟也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朱曰

言貿易也斗三百斛君子慎止足修可曰老子知足不辱張

小入苦喧聞我何良嘆嗟物理固自然然○魯曰物有

利則人爭收之此理之自然何可嘆嗟乎

寒硤鄭曰侯夾切○魯曰寒硤雲門皆秦地名

行邁日悄悄朱曰詩行邁靡靡又憂心山谷勢多端雲門

轉絕岸積阻霾天寒鄭曰雲門漢書曰切○朱曰尔雅澤天風

寒峽不可度我實朱曰一作貪衣裳單趙曰更信梅詩况

寒峽不可度我實朱曰一作貪衣裳單趙曰更信梅詩况

當仲冬交

師曰甫自秦至此已十一月故云仲冬交甫於詩皆以年月紀敘後世有所考其行止也不然何以謂之

乎詩史汧公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

荷父

鄭曰荷何估切負也。味曰候人詩蒹葭與父。蘇曰劉肅退居嵩嶺恬然自樂謂兒姪曰尔輩當勉力耕春此生

何望青雲致身薰免荷戈執及其幸亦非細

未敢辭路難

###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

黃曰身危謂避關輔之讎也

勉強終勞苦

蘇曰陶侃勸強仕宦終亦

勞心苦力但歸老田園養此疲亦可矣

神傷山行深

秦曰山行深謂經九回坂頗令人傷神

愁破

崖寺古

蔣可曰破除也謂望見法鏡寺可公駐足忽使人愁悶破除也

嬋娟碧鮮淨

吳曰

賦擅采嬋娟玉關碧鮮謂竹。趙曰碧鮮言竹也竹謂之嬋娟也

蕭緘

寒鐸聚

鄭曰緘子六切又所屬切到也。味曰蕭安秋興賦庭樹戰以飆落謝靈運初望苞綠簾盧子諒城柳芳葉零

柯城以敗舊鐸聲各切

回回山根水

味曰山一作石到公幹回回自昏亂

冉冉

松上雨洩雲蒙清晨

洩曰總都賦窮岫出雲日月相翳顏延年出雲已漫漫之雨亦漫漫○田

曰洩與出同出猶出也清晨出曹子建詩多使如名都錦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初日翳復吐

洩曰

景陽殿以將入宋玉賦白日初出曹子建詩陰翳陽景曹類遠密雲翳陽景

朱薨半光炯

鄭曰薨漢

光切戶牖察可數

鄭曰色

挂策忘前期

趙曰說全期云紅日照朱薨

出

洩曰

薨已亭午

洩曰天台賦羲和亭午○定功曰廣雅日在竹

冥冥子規叫

師曰南嶽

洩曰子規一名杜宇蜀人以為望帝魂○趙曰谷說云望帝化為子規

微徑不復取

師曰南嶽

奈聞子規聲起人思鄉况徑陌微窄難以取就一遊於是前邁故云云

###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

師曰天下山惟南最多南自秦適同谷長自此之南也

岡

巒相經亘

洩曰虛子詩岡巒挺茂樹

雲水氣參錯

洩曰蕭雲漢評謝詩

林迫硤角來天窄

洩曰一作穿

壁面前削

鄭曰窄側格切

磻西五里

石

鄭曰鑿苦矣反今作溪

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

蘇曰後漢李

得力士

俯恐坤軸弱

蘇曰張化曰日車轉側義和無功

趙

地軸也此言落石之聲勢以其聲震天而日

鵲鵲有風

蘇曰

上乃知下明從切○洙曰天台賦始經鵲之塗鮑明遠鵲賦

永魁山鬼野鼠城狐風嘩雨嘯皆見晨趨○蘇曰何遜詩云林間

夕風生滿水鵲鵲嘯工部言出無正人使鵲嚙向風而嘯

霜霰散漠漠昨憶踰龍坂

大坂名曰龍坂

○偶曰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高秋

視吳岳

在汧縣西○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為西岳

東笑蓮花卑

見蓮華望

北知崆峒薄

見崆峒山名也超

然倅壯觀

鄭曰古亂切○洙曰景福殿成池之壯觀夫何足

壯觀司馬相如曰此天下之壯觀也

已謂殷寥廓

鄭曰殷音隱○法曰天台賦

寥廓

突兀猶趁人

及茲嘆冥寞

洙曰嘆一作欲○趙曰謂

冥冥而不  
可測也

###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

鄭曰上利如下羊怨切濕也棧士諫切又七限切木道也

朱曰魏汾沮洳間濕之處故為沮洳漢高祖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間也今謂之閭道

不辭辛苦行迫

此短景急

朱曰難觀賦急景凋年○歐曰短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

石門雲

朱曰一雷云雲雲

隘

朱曰一作溢

古鎮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澁

鄭曰色亦切

胡馬屯成阜

朱曰成阜崇陽之間胡馬回紇也○趙曰成阜筆落之地意言安史之兵其舊以回紇

也是時乾元二年之冬回紇未反不可妄引也○韋曰胡馬指祿山之兵也

防虞此何及

朱曰言已後時矣

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朱曰士衛苦故遠征人拊心悲如何

### 石龕

能罷咆我東

鄭曰咆蒲交切

虎豹號我西

鄭曰號胡刀切○朱曰魏武帝苦寒行能罷

我蹲虎豹  
夾路啼

我後鬼長嘯我前娥又帝

鄭曰彼布中切獸也山鬼雨肅見前

○蘇曰揚大年云娥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色生川噴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肝傳機被坐隨之用娥甚愛惜其尾既中毒即斷其尾以斷之惡其為身害也蓋輕捷善緣木後從之類○趙曰而我乃公之新格劉琨扶風歌止曰歷遊我前候戲

我劍兩

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

沐曰登高賦白日忽其將匿天慘慘而無

色眼賦白日西匿岱雲寡色○蘇曰梁琴誇入黔中山遠林茂鳥道欽危煙霧具晴咫尺路迷

驅車石合龍下

仲冬見虹霓

沐曰月令孟冬之月虹霓不見○蘇曰惠帝時仲冬虹霓晝見三日國政頗紀節令不時諸侯

弄璋○趙曰虹見非時怪所見也○師曰虹陰氣也孟冬之月虹不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於陽有臣侵君之象

伐竹

朱曰一作木

者誰子悲調上

沐曰一作抱

雲梯

趙曰雲梯字起於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

為官采美箭前五歲供梁齊

趙曰摘使兩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也梁謂沐州齊謂

今之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此也故采箭前以供官用矣

苦不直斲盡

蘇曰斲口早切亦作苛

無日

一作

以充提攜

沐曰仲冬之月日短至則言伐大取竹箭堅



日貧者無以獻下  
空手元提提故也

奈何漁陽騎

鄭曰奇

颯颯驚驚蒸黎

米曰祿山之亂皆漁陽之士。補曰漁陽騎指言安慶緒之兵也。師曰祿山反長驅陷兩京天下震駭故云颯颯如風之疾也。

### 積草嶺

連峯積長陰

詠曰謂草木陰翳也

白日遞隱見

鄭曰遞詩禮切更也見形句切。詠

曰言日光映射一有一無也

颯颯林鏗交

鄭曰鏗疎煥切

慘慘石變狀山分

積草嶺路異明水縣

蘇曰劉安微時為明水縣吏

旅泊吾道窮

宋曰

曰仲尼曰吾道窮矣王弼曰仲尼旅人

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

諸彦

謝曰江淹金閨諸彦。蘇曰李尤休駕沐浴投諸英彦。趙曰屈原有一居篇諸彦出謝靈運擬謝中詩序有云二

三諸彦舊注所引在後矣

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

趙曰古詩古難

來

書語絕妙

蘇曰王粲云。蘇曰沈約得來書詞語絕妙筆墨道無一謬塵埃氣味可愛

遠客驚

深養食廢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蘇曰謝靈運想見山阿人薛羅若在眼陸士衡夢歸

眼中人燒曰左太冲詠史詩飲河期滿腹  
貴泉不願餘魏文帝詩曰眼中無故人

###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行青泥中泥濘非一時鄭曰寧版築

勞人功不畏道路鄭曰一作途永反將沫曰一云乃汨沒同趙

公立反同版築之人白馬為鐵驪沫曰馬青小兒成老翁

哀猿鄭曰一透却墜死鹿力所窮趙曰詩野有死鹿故

力窮於泥中走困也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發同谷縣鄭曰同州縣名師曰乾元二年甫寓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沫曰文子曰墨子無暖席况我飢

愚人焉能尚安宅沫曰聖賢尚不免此語豈能安宅乎始來茲山中休駕

喜沫曰一作嘉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大略曰詩父曰

師曰一歲之中凡四行役夏發華州十月離秦州故詩云漢源十月交十一月至成州故云仲冬見虹霓十一月發同谷故云云

忡忡去絕境

饒曰忡忡心變貌

杳杳更遠適停慘

作驂

龍潭

雲迴首白崖石

作虎崖

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

日

江淹鐔酒送征人握手淚如霰

雖舊情深知

公於同谷寓居未久蓋多新交

而惜別之情則如故舊之深遠

窮老多慘戚

夢符曰右賊大計崔公為廷尉

復為廷尉宿客欲至崔公乃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跡

日

謝靈運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道賢郭景純京燕遊俠客山林隱遁棲

去住與願違

趙曰出東云事與願違

仰慙林間翮

珠曰陶潛遲遲出林翮○蘇曰悲不寧夫主不能如

弗如此物羽翮飲棲出入自得長嘆久之○李祥曰林間鳥尚得休息而甫奔赴無定居反有媿於林間之翮手

#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

鄭曰首音侍謂命車向西行也

尚想鳳凰村

馬曰依悵不

季

冬推乃童

冰曰一作如

稚辛苦赴蜀門

蜀門曰即

南登木皮嶺

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

冰曰喻蜀嶺流汗相蜀

祁

寒為之暄

冰曰書

遠岫爭輔佐

冰曰謝玄暉

千巖自崩

奔

冰曰雪晴瞻山則千崑俱白謝靈運湖島驟回台圻岸屢崩奔

始知五嶽外別有

冰曰一作見

他山尊

趙曰此據其最高而形容之別無它譏意惟工岳言尊字後漢張旭華山碑云山莫尊於岳

仰干

冰曰一作看

塞大明

鄭曰塞

俯入裂厚坤

師曰自遠岫爭輔佐以下託意巖嶽山不

知君臣之義岫尚左右輔佐此山之尊千巖為之崩奔如千官奔走以越王事者也別有他山尊喻祿山僭稱帝號大明君道也仰

干塞大明言祿山自高太平犯國紀而掩蔽於君府裂厚坤言郡縣之地為祿山所割據也

再聞虎豹闢

冰曰劉安招隱士虎豹闢方熊羆咆。蘇曰徐無見孔明曰虎豹再闢必有一傷先生何法格之孔明曰使三分即無闢矣

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

冰曰

摧折如短轅

冰曰短

下有冬青林

冰曰今之梗枿也。鮑曰木名經冬不彫今所在多有之

石上走長根西

崖特秀發煥若靈芝之繁潤聚金碧采

朱曰蜀都賦金馬與先而錦影

琅石雞條忽而連儀連珠金碧之出必厚鳳舞之使

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

一作

日擊玄圃存

朱曰玄圃涼風在崑崙中見淮南子又庚有吾有從皇太子出玄圃詩○炎曰莊子月擊

而道存南史梁簡文自於玄圃講老莊

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趙曰蓋以崑崙

之玄圃比木皮嶺也葛仙翁傳曰崑崙一曰玄圃

#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

朱曰莊子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荀勗曰經文云險阻道可畏懼者也

渡口

下絕岸

趙曰海賦云絕岸千里

荒池上舟楫

鄭曰差初加切○趙曰荒緩進之貌起於詩荒池其

杳窅入雲漢

朱曰陸士衡遺經書入於雲漢

天寒荒野外日暮中

流半

趙曰鵲冠子云金流失船一壺千金

我馬向北嘶

朱曰古詩胡馬嘶北風

山猿飲

相喚水清石礧礧

水曰

沙白灘漫漫

朱曰九歌石磊磊磊磊兮轟轟震震

休文歸海

水漫漫

迥作修然洗愁辛

蘇曰王夷甫得書洗我愁辛

多病一踈

散

蘇曰散助遊陸軍山歎曰多病無聊來此時散以釋沈憾之興

高壁抵欽金

蘇曰一作金

蘇曰上去金

下助針切。趙曰

洪壽越凌亂

洪曰曹植泛舟越洪

臨風

獨回首

蘇曰王筠臨風長想

攬纓復三嘆

蘇曰王夷甫曰然攬纓古詩一

彈再三嘆曹子建欲還絕無隱懣止即踟。朋曰范滂覽書既

然有登青天下之志。趙曰左傳置食三歎孔記一唱三歎。師

曰甫曹氏離故志於奔走羈旅是以有范滂澄清之志奈何時不再見用亦止於再三嗟傷不得志也

水會渡

魯曰一云水回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

蘇曰冠旬中夜

微月沒已久

崖傾路何難

蘇曰謝靈運崖傾路何難

蘇曰程煜嶺斷路人

難

大江動我前

蘇曰謝靈運詩

洶若溟渤寬

蘇曰謝靈運

無端兒幼明遠

篙師暗理楫

蘇曰篙師暗理切刺船竹。朱曰

詞○夢符曰古按左太冲吳都賦橋二橋師選自閩禺  
習海長風仰託雲天有責千里於十陰聊先期而須臾  
詞笑輕

波瀾蘇曰謝朓新裁路上詩吳霜濃木石滑風急作烈

手足寒入舟已千憂入舟陽已微陟巘仍萬盤陟則在

嘯○趙曰放陸士衡詩仰陟高山盤迴眺作出一積水外積水成海始

知衆星乾遠遊今人瘦衰疾慙加餐人老又努力加餐

飯謝靈運衰疾當在斯。楊曰曹子建沉憂今已老又吾得行遠遊遠遊欲何之。趙曰屈原有遠遊賦

### 飛仙閣

土作出一門山行窅微徑緣秋濛蘇曰張儀過太行曰微徑

穿雲仰視綠雲若秋毫蟠折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結構罷行萬

壑歌踈林顛遺之萬壑爭流積陰帶奔濤寒月外淡

泊長風中怒號則萬竅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



高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

蘇曰李陵人疲馬勞一日三戰。趙曰句法使苦寒行人

司馬時食

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

蘇曰吳律飢飽禁淫人之定分非所有欲可得也

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洙曰馬援傳吾欲使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五盤

魯曰謂棧道盤屈有五重

五盤雖去險山色佳有餘

洙曰陶潛山氣日夕佳

仰凌棧道細

洙曰道一作閣漢祖入漢中燒絕棧道

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

蘇曰宋王出遊見山

鳥白得玉巖曰此中林幽也僻無網罟彈射宜尔盡其天年也仲尼所謂時哉時哉宋玉此言微諷蓋明屈平之非也

水

清反多魚

趙曰楊雄水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

好鳥不妄飛

洙曰淵明鳥依飛而知還

南傷奔走謂好鳥之不若

野人半巢居

洙曰禮運冬居營窟王象之居太平時亦有巢居子巢巢居知天

寒。泰伯曰搜神記云巢居知風

喜見淳朴俗

天啓曰莊子

坦然心神

舒東郊尚格闕

洙曰費誓東郊不開。蘇曰范曾東郊金華不怠尚思格闕戰墨子兩目政散民流田畝無

沒寧下心痛。趙曰指言東京之東郊安史之巨猾何時除。日

兵所在公詩屢言之矣。洛陽出前漢見上注。東京賦巨猾間鹽。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朱曰曹子建成都

萬事好豈若歸吾廬。朱曰行客雖云樂不如早還家。陶潛吾亦

愛吾廬。十朋曰李白詩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與此同意。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魯曰按地里志。絕壁無尺土。趙曰謝靈運云

長風駕高浪。朱曰郭景純云舟浮海底高。浩浩自

太古。朱曰古詩浩浩陰陽移。趙曰浩浩水貌。危途中繁盤

朱曰一云繁盤道。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朱曰謝靈運

集相柱。朱曰西京賦時遊極於浮柱。陸左公形聲飛棟勢之

引雖旁見而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朱曰一云飛過雨。其義非也。

浮梁之裏難行之地故曰生眩頭生風矣目眩出史心月目眩  
之昏眩如見雜花之墮落頭風出經太祖讀陳琳檄章頭風自愈  
頃或生風如過雨之吹百年不敢料洙曰潘安仁人生天地間  
皆言其地險絕而然也百年興廢長知吾助敢料也一隊那得取飽聞洙曰一  
百年興廢長知經瞿塘洙曰  
瞿塘  
峽足見渡大吏洙曰大吏嶺名趙曰以龍門閣之險峻  
言而此之也瞿塘峽在巫之下大吏嶺在夔  
前之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師曰瞿塘大吏雖險不若  
恐懼若出而數險阻  
之吏當從此為始也

###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

唐曰日自冬至節後旋長宮中以  
紅線量日影長至遂派一線

山晚半天赤

何曰謝  
反照也

蜀道多章花江間饒奇石

洙曰江淹詩黃山名  
靈草海濱饒奇石

石

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

夢符曰大按郭璞江賦迅難正  
歷以騁巧孤僂登危而雍容

清

暉回群鷗

洙曰謝康樂運詩  
山水含清暉

暝色帶遠客

洙曰謝康樂運詩  
林壑歛暝色羈

栖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屏孺嬰鄭曰上細山下不

獨凍餒迫優遊謝康樂味曰晉謝玄暉也○修可曰謝玄暉封康樂公孫雲運其封與何

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詩家稱康樂乃雲運非玄暉也以南史考之謝玄暉傳云謝玄暉為韻語將大樹雲運等曰康樂賦通

度實有名家韻王籍傳云籍為詩慕謝雲運至其台也○元無嫌也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籍如仲尼之有丘明武陵昭王畢傳云畢與

諸王共作短句詩李謝雲運鮑高帝曰康樂放蕩作詩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簡文與湘東王書云時有微謝康樂裴麟

臚文者抑亦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放其猶結亦謂盡運也因是詩注以康樂為謝玄故詩辨之云

浪陶彭澤彭澤令吾妻未自由謝爾性有適味曰有

○師古曰謝陶韋優游於浪無所繫帶今南未能自由止於二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柏渡鄭曰桔居骨切

青冥寒江渡韻曰楚辭振青冥而撫駕竹為長橋竿濕煙

漠漠謝玄暉云竹竿濕漠漠江水風蕭蕭味曰水一徐永風蕭蕭兮易水寒

連策動嬋娜

鄭曰策刺柏切嬋乃了反娜奴可切。朱曰連竹索而為梁謂之策前僅而策之云。

征

衣颯飄颻急流鵝鷄散

鄭曰上博好下五歷切。朱曰西都蒼鵝鷄鷄。補曰鵝鷄上林賦。

注曰也鵝無後到也。

絕岸鼉鼉驕

鼉音曰鵝鵝。前舟船也。鼉音曰橋梁也驕壯也。

西轅自

茲異東逝不可要高通荆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

顧眄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曾前登但山椒

朱曰枯柏乃又川壽。

陵二。合流也東下入渝台通荆門。天。蒼舒曰右拔黃讀。十。山頂。漢口。從。登。山。椒。又集仙記北海雖青大會於山椒。十。

明曰謝惠連詩悲依碧山椒。漢武帝李夫人賦釋馬山。拔黃雅曰土高四墮曰山椒。謝靈運月賦菊散芳於山椒。

劍門

音曰自蜀出漢中皆自是故以門名。昔有閑道在梓潼郡東北蜀之險會。

惟天有設險

朱曰此有劍門天設之險。蘇曰計襄陽河間絕乃天設險以全其封疆。孝祥曰易天險不。

可分地險山川丘陵陵土公設險以守其國。趙曰。公詩參取易中語以有劍門乃天造之險也。

劍閣

朱曰一。天。

下壯

蘇固章敬助至蜀見劍門關方數曰天下壯險。沈監侯於莫過此關也立馬久之而去。

連山抱西南

石角皆北向

朱曰劍山主石皆向北如拜伏狀。趙曰此言地勢雖險而移中原自然之勢觀劍門山雖抱西

南而石角北向則有向內之義

兩崖崇墉倚

趙曰即是詩其崇如墉非崇墉言此崇國之墉也張協云式

館賦云崇墉四

刻畫城郭狀

朱曰蜀郡賦金城石郭兼曰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

夫

怒臨關

朱曰

百萬未可傍

朱曰蜀郡賦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張孟陽劍閣銘一人荷戟萬

夫趙趙傍一作作

珠玉走中原

蘇曰陳涉珠玉無歷通走中原何也

岷峨氣淒愴

朱曰岷青城山也峨峨眉也。趙曰珠玉之於中原必若走者或曰古之言珠玉曰無翼而飛無脛而行非謂人之所携持若飛

走也岷山在茂州之西青嶽山是也嶽山在成都之西南峨眉山是也遠人困於謀求而淒愴之氣見於岷峨以二山無精之慘猶

且淒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

三皇五帝前

蘇曰王子淵三皇五帝前事臣不可知蓋無書可攷

犬莫相放

朱曰相一云自蜀至秦方與中國通

後王尚柔遠

朱曰書柔遠能迓

職

貢道已喪

朱曰朱雲諸侯分權擅據割地土不便有職貢之道。趙曰跋扈者廢職貢而不可制公詩託言後王尚

柔遠而不致斥言玉帛削頤之政

至今英雄人

蘇曰章邯遂使英雄之輩近相睚眦

高視見

霸王

鄭曰霸王

并吞與割據

冰曰李特送人至劍門其

勢而束手於人

極力不相讓

趙曰遂使英雄者見霸王特在

乎遂潛謀割據

吾將罪真宰

朱曰見前注。趙曰莊子若

意與鏗疊嶂

鄭曰鏗楚生切。朱曰海賊鏗臨崖之阜產。蘇曰表益曰諸公欲鏗連疊嶂而造物復如何

○趙曰清書

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公孫述後漢劉備

晉李特正建。品知什之臨皆因中原多事特險割據也。趙曰未

四句則公之忠憤之辭矣。師曰恐皆肅宗中原未平之日偶復

鹿頭山

彥輔曰按地理志漢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

趙曰西魏賦之言宮室曰狀迢迢以亭亭陸士衡詩願保金石

軀軀安

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

朱曰自秦入蜀山嶺重

開東冷云成都天野千里若然

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

朱曰



一云咸京。蒼舒曰：右按文選，張孟陽劾閭銘曰：「淮蜀之間，作固依鎮。」是曰劬閭，聲立萬仞，翻元水經注曰：「劬成北去大劬三十里。」山絕險，飛閣相連，故謂之劬閭。田曰：鍾會平蜀，至綿谷，語左校曰：「山川懸遠，已盡咫尺，劍門不可開，越何計？」入蜀，公可籌度。

及茲阻險，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

鄭曰：謂蜀界。切。一曰：昔魏吳蜀三分天下。劉備據此一方，以建霸王之業，故云云。天下今一家。宋曰：書。

今天下一家。韓曰：今肅宗中興天下，已一家矣。雲端失雙闕。宋曰：華閼，雙闕，重門。

夢符曰：右按神異記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東南面，上有躡龍，有傍著闕，題曰：此戶又古樂府仙人望鄉闕，闕正。

嵯峨，雙闕萬丈餘。公與孫遊天賦：雙闕雲竦，以文路。雲臺。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隱映於高牌，顧愷之啓，夢記注。

曰：夫台山列嶺，闕於雲中，上有瑤樓，瑤林，瑤泉，仙物異。曰：雲雲端，祖山，後車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失雙闕。天子。

之闕也。祖於元聖本紀曰：許由欲觀帝意，曰：帝主正北堂，面東，闕名之樂，願得矣。公詩言失雙闕者，以天下似一家，皆為巨屈，故所贊。

斯天子之闕，不復見矣。悠然想楊馬，繼起名碑瓦。石建。宋曰：左。

中作蜀郡賦，江漢賦，選出載其英，樹若若相如，爾若君平。有文。宋曰：王褒時，賦而秀，後陽雄，今草而更生，楊楊雄馬馬相如。

一作令久傷

師曰揚馬二子皆蜀人有文章皆不顯用於何漢甫至此追思二子亦若已之不遭其時也何

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

高曰紆餘廣遠貌暗膏地言其肥沃也

慘澹真豪俠

朱曰蜀都賦外負銅梁於岩渠內函要害以膏腴○趙曰成都言饒之地故公指為脂膏也其豪俠窟見郭璞云京華游俠窟公亦其

爾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集公柱石姿論道邦國

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朱曰公謂僕射裴興公冕也言裴公為尹尚有歲月之期

此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可以見杜公初來成都非為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

修可曰是詩子美寓意深矣淮南子曰西景垂在尉端謂之桑榆也說曰桑榆之景理無

遠照今也日薄桑榆而其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裳則不能遠照矣以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內也初月不

高出眾星尚爭光而俞肅宗即位未久而史思明之徒尚在也蓋肅宗於天寶之丁酉而子美乾元庚子

至成都以其時考之故知其寓意如此也○鄭曰劔南西路蜀州也

翳翳桑榆日

朱曰歸去來景翳翳以將入東觀記中之桑榆江淹曾是桑榆歲暮從所東○趙曰桑榆晚

日也照我征衣裳

蘇曰團圓江上月照我征衣裳○趙曰此我

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蘇曰曹植與陳琳疏曰昔與子西園

方後會貌然莫可得也古詩曰各在天一方甫亦全用又云各在天一匪觀子美詩固知為後世史不虛語矣○劉曰成都漏在西

故云天但逢新人民

朱曰曹子建不見著舊老但觀新

見故鄉大江東流去

朱曰謝玄暉遊子去日長行去日苦

多曾城填華屋

鄭曰填陟刃切定也○朱曰西都賦閭城隘郭旁流百壘曹子建生有華髮處○趙曰曹

城居官起之城淮南子云崑崙山上有曾城九重華屋史記平原君傳軼血於華屋之下

季冬樹木蒼蒼

朱曰

西都賦靈草冬榮神木叢生東京賦脩竹冬青焉若賦寒市冬種

高唐云木冬榮○趙曰前於發同谷縣題下公自注云乾元二年

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而今詩云季冬樹木蒼則至成都乃是月也元祐中胡寅政守蜀作草堂詩碑引云先生至成都

月日不可考蓋不詳此也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篳多奴汝京冷出少

年話吹笙鼓篳○蒼舒曰右按信美無與適漢志云勃碣之間一都會也

何足以少留側身望川梁朱曰四愁詩側身西望涕鳥雀

夜各歸中原香茫茫趙曰觀衆鳥識巢而夜歸乃思初月

出不高衆星尚爭光師曰初月喻肅宗初即位衆自古有

羈旅我何苦哀傷朱曰勤明遠古來共如此非君獨血磨長

衆星之行列方畢昂出於東方九辨云仰明月而太息步列星而極明○師曰此乃用自寬之辭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探

我朱曰一作甫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朱曰古詩歲豈惟長

兒童自覺成老醜朱曰阮籍詩朝爲美常恐性坦率失

身爲杯酒朱曰古詩失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朱曰一作人

後朱曰前漢郭解年長更折節爲俠以德報怨○蘇曰邢充曾

○靖曰此言喪失其身特以愛酒而已所以以下有折節云昔如

縱壑魚

洙曰王子淵頌如巨魚之縱大壑

今如喪家狗

洙曰孔子曰喪家之狗然若喪家之狗既

無遊方戀

洙曰所遊必有方又君子遊必擇方○趙曰孔記所遊必有方言父毋在堂當不遠遊也○公已無父毋故

無此戀矣舊注非

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

意青草湖

洙曰青草湖在湖南

扁舟落吾手

蘇曰張翰曰不意吳江扁舟落吾手中

春

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

兒鞞紅旗此樂幾

洙曰一作或

難朽日車隱崑崙

洙曰莊子徐無鬼若

乘日之車鳥雀噪戶牖

蘇曰徐興養素曠蕩居少室山鳥雀朝夕噪宿戶牖坐隅之間

波濤未

足慰三峽徒雷吼

洙曰七發將以八月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儔乎廣陵之曲江又云雷聞

百里江水道流海水上潮波湧而儻起混混屈屈如雷吼故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所憂盜賊

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

洙曰黃屋天子也○趙

曰上蕃陷京師代宗出狩而地遠所未知也

終作適荆蠻

洙曰王仲宣十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溝患

捐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留安排用莊叟朱曰謝靈運居常以待終歟順故安排

趙曰莊子安排化去乃入于寥天一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朱曰謝靈運揚帆采石華

挂席拾海月趙曰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挂席而上說題云南斗吳地也東皇之廟隨雲而拜之南斗之地排席而上

之非商吳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蘇曰韓斐送李定出上東門陸斐手

曰因風示信慰我跛仰定曰有使即寄書以通安切

###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魯曰詩云終窶且貧窶賤也筋力豈能及趙曰使老者不以筋力為

禮征途乃朱曰一作復侵星朱曰鮑明遠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得使諸病

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裝遂徒旅鄭曰傲昌六切魯曰顓

延年詩改服飭徒旅修可曰張平子思玄賦達曙陵險澁占既吉而無悔方簡元辰而淑裝注傲始也

朱曰潘正叔世故尚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唐曰江為山所

未夷崎函方險澁

激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鄭曰陟立切○趙汀洲稍

踈散何曰岸行坦夷也風景開快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

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徒更灑楊朱

泣朱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哭楊朱泣多歧○師曰南遭窮途至於求西南北了無定居安免楊朱之揮淚邪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魯曰地理志通泉縣

在梓州東南北三十里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謠號沈家坑甫至此覽眺愛其山水而有是作

溪衣行自濕亭午氣始散朱曰天台賦羲和亭午遊氣高褰冬溫蚊蚋

在人遠鳬鴨亂高曰行登頓生曾陰朱曰紅文通日落長沙諸曾陰萬里

生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

麗朱曰劉公幹綺麗不可忘○魯曰所謂沈家坑也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

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修可曰孔子嘆鳳去國同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避地荊州後為魏侍中在荊州日嘗思  
歸因登樓作賦○趙曰王粲漢獻帝西遷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  
劉表其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  
蠻○師曰昔魏王粲去國來依劉表甫去杜鄩而遊蜀豈不同王  
粲之去國乎  
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

珠曰時盜賊縱橫政役煩重而民不

安居也

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

歸意速

趙曰此言歸梓川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意速不復數之矣

秋花錦石誰復

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珠曰賢者避地趙曰公以九

月自梓往閬至十一月而後歸梓

### 發劉郎浦

鮑曰先主納吳女處也呂溫詩云吳蜀成婚此水尋真珠步障慳黃金誰將一女輕

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鄭曰在荊州○宋曰浦屬涪州南擬下峽過衡陽有此作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夢符曰右按江陵圖經劉郎浦左石

首縣浦或作汝○趙曰自公安縣欲往岳州所經行之處○孫曰亭高貌謂曰正高也舟中無日不沙

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張孟陽云盜賊如豺虎十日北

風風未回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

青鞋歸去來趙曰雖在江湖厭與漁人為伴乃欲深藏高隱矣○沈曰黃帽乃竹簪冠青鞋乃芒鞋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不敢繫

洙曰飄暴風也○趙曰莊子曰泛乎浩不繫之舟風而不繫則流蕩矣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

嗟缺月殊未生洙曰缺殘也青燈死分翳洙曰青言無光也窮途

多俊異亂世少恩惠洙曰以世亂故因恩惠少而窮多俊異也趙曰俊異之士在窮途則膏澤不下於

民而亂世少恩其因恩惠即非是亂世少恩惠以致俊異之窮舊注非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

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朱曰聖人作易與民同憂患也其言彖皆示於彖繫之起

曰作易皆其有憂患乎。曰口分賢半情也。青灯言無光也。窮途多  
俊異言俊異之士多困於窮賤而遇跡多取富貴也。亂世少恩惠  
言賦役橫出而民不蒙其澤也。草草勞兒卒歲謂終歲勤難斯文  
憂患餘言彖繫之作在仲尼不遇之日自古文士多因憂患中而  
作文甫是詩之作盡亦憤懣而有所激目

###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

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

朱曰網罟先王所以養民也而後王反以為業賦放所以平民也  
而後世反以害民。趙口鳥數出求食所以自飽魚魚皆害而猶驚  
所以求活而小民利之網羅其鳥罟罟其魚害物之生成此公  
反傷前王之設法也易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魚舊注非

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損讓崩迫開其情

以干戈未寧故崩迫而情傷目開。趙口開放此情壞於終日征  
行之間。師曰歌者為商旅哭者為征夫行邁有期程言陸行有

隼定也孤舟以昨日言水行不覓進替魚亦獨驚言橫政猶加乎  
幽素之地網罟先王所以養民後世反以此而害物賦歛所以平  
民而後世反以此而肆暴掠非不茂也征賦  
終日交轉所以不能遂性微物尚然況百姓乎

###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

宋曰南岳衡山也湘流湘江也

和風引桂楫

趙曰梁元帝烏桕曲云沙上未作船挂為指

春日張雲岑回首過津口而多楓

樹林

宋曰楓木名○趙曰元籍鍾懷詩云湛湛長江水上楓樹林舊注云楓木名大誤矣

白魚困

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恨通塞惻隱仁者心

通塞難微

不足道而仁者於物每則隱其困寒矣○師曰南岳衡山湘江已遠故衡山曰近甫從夔州也遷取衡州故云自茲近楚岸多楓林

迴道言水道回環魚鳥皆有生者也鳥喧嘉音而魚困密網或塞或通亦猶人有幸有不幸此所以惻仁者之心也 公在餘

不盡酒膝有無聲琴瑟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宋曰琴瑟無絃也于仲宣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

次空靈岸

鄭曰空靈岸當作空於鄴元水經湘水縣有空船峽十道四番志云湘水空於潭

汙汙逆素浪

鄭曰汙音雲

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

所歷妙空靈霞石峻楓枯

宋曰一作枯。鄭曰古活刀木名。

隱奔峭

奔奔流也峭危峭也。趙曰謝靈運云徒旅苦奔峭李善注云奔峭子曰岸峭者必陀許慎曰陀落也。奔奔亦落之義。

主

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

宋曰為山巖峭故偏照也。蘇曰陳嬪處白日照然亦有偏照之義。

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嘯

師曰逆素浪言避流也。長清嘯言去巴蜀之阻漸入寬平之鄉。

括乃括拍也奔峭奔流峭謂峯峭白日亦偏照言處處互為。日所出沒甫至此意其景物佳欲託居焉故曰終焉託長嘯。

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廻

帆觀賞延佳處領其要

宿花石戍

鄭曰鄧慎思云在峽州鳳臺子以謂此詩在潭衡之間作謂在巴峽非也。十道志潭

州湘潭縣北二十里有錦石區疑花石即錦石

午辭空靈巖多得花石戍洙曰空靈在歸州花石戍屬陝州。鮑曰唐志潭川長沙有花

石戍舊注云峽州之戍也。夢符曰右按歸州圖經空輪峽東四里在峽州夷陵縣界山經云江水懸峽東逕宜昌縣之補瀘下

酈道元曰江之左岸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過樓有一火燼挿在崖間望見長數尺父老傳云昔洪水時人泊舟崖側以餘

燼掩之至今在焉十道志云歸有空輪峽又有大注水注之崖產花紋石土人採為現空靈當作空輪岸疏開闢

水洙曰一作山自白狗峽至空靈山花石皆開闢之峽木雜今古樹地蒸南風盛春

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理

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

罷音疲。洙曰罷人言民困於征役而罷散不在村不安居也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

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洙曰安史之亂王命之所及者

天楚蜀而已。夢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史倚相誦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招憚憚六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洙曰懷下情不上達也。趙曰山東之河北也。安史

之氣唯吳楚知所尊王命故欲扣君門而為之減征賦也。師曰：開闢水言天地開闢已來有此缺，水非禹之所鑿也。四時多南風，其地春熱，宋王九辨皇天分平四時，今獨悲此，涼然白露既下，降百草芳，離披此梧楸，四序平分，寒暑自有節，何此地之氣，差互乎？乃知天地造化治亂之理，亦無常數也。盤藤輪言藤葛盤結如車輪，罷人言民困於賦役，通窳而不安居也。下令咸征賦，言無人以重斂，請於君，薄賦以恤民也。

###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

趙曰：以斯文自任，求所共知而朋。友故舊之多，自是驅馳頻併矣。早行篙師怠，席挂風不正。

也。風不正，不順風。昔人戒垂堂，朱曰：謂千金之今則奚

奔命。修可曰：傳云一歲七奔命。壽翻黑蛟躍，日出黃霞映。朱曰：鮑

少樹黃雲，翻浪揚白鷗。煩促瘴豈侵，頽倚睡未醒。朱曰：一作還

切。僕夫問盛櫛，暮顏朱曰：一作未一硯青。鏡鄭曰：硯他典切。朱

暮顏寒醜有 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側聞夜來寇

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朱曰謂有 薇

蕨餓首陽朱曰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下采薇蕨而食之遂至餓死也 粟馬資

歷聘朱曰六國以粟馬 賤子欲適從疑悞此二柄朱曰二柄謂柔

微及歷聘也師曰無求則無慮凡有求者不免有憂文所以明道尼於文者亦吾之病君子以文會友以此故多朋友也張促璋

豈侵言迫於煩熱豈不為瘡毒所傷乎顏荷雖未醒為早行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蘇秦張儀資六國以歷聘此二柄者

出一處使人疑悞今甫欲從其一故云賤子欲適從適音的主也

###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朱曰參錯雲石互相雜然也 坡陀風濤壯朱曰坡陀風浪也趙曰

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 晚洲適知名梅曰晚洲非素有名 秀

色固異狀朱曰言其 掉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大觀

鳥印... 張而船所經者高也。○趙曰：張所論曰：白接... 於... 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則可謂之... 矣。梁... 憚... 擺浪散快妨危沙折花當... 師曰：花當... 霸... 暫... 愉悅羸老反惆悵... 也。反惆悵數行役也。中原未解兵吾得終疎放... 傷時之擾攘吾豈得終疎放而不憂懼且流落乎

入衡州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 趙曰：兵革不息徒自歲月之久興起其衰微自看帝王之舉耳

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 亂乃倡狂爾。○趙曰：光武為司隸校尉父老見之曰：今日復見漢官儀今言

邊生戰場... 也。易曰：失律失律。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

湯... 言有所容也。金謂金城湯謂湯池故名金湯。○趙曰：傳

曰：國君含垢言君初含容茲逆不即誅戮故使河

岳之地雖是金城湯池失守而空如之也。餘見上。重鎮如割



據

珠曰安史亂後天下裂為藩鎮賦不上供如割據焉○趙曰天下節度稍自威重如一方之割據

輕權絕紀

綱軍州體不一

珠曰各為政也

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

於圓鑿方

珠曰九辨云圓鑿而方枘方吾固知其鉅鑿而難入○趙曰苦節指崔瑗也按唐史以士行修謹聞太

由為湖南觀察使將使寬施不奉法少以禮法繩之

寡妻從為郡凡者安短墻

趙曰

妻平日蓄擾自從岸太守為郡之後如瓦足者之安堵墻之下不復驚動也

凋弊惜邦本

珠曰惜民之凋弊也

哀矜存事常

趙曰言不妄刑罰哀矜其人曾子所謂哀矜而勿喜

旌麾非其任

珠曰言非其人

也府庫實過防

珠曰法貯賞也

恕已

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

裨恨酒空卒伍單衣裳

珠曰厚自奉養而不恤軍旅也○趙曰確之修謹既如上所云然於是委

以旌麾之任則悉其人防於府庫之費而吝於賜予又元惡迷以裨將卒伍衣食之不繼則遂以召亂如下文所云也

元惡迷

是似聚謀洩康莊

夢符曰右按兩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莊史記曰開第康莊之衢○趙曰元惡指

臧玠也以兵殺崔瑗還屬潭州云聚謀而伐於通衢則公然不顧矣

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

殃殊曰代宗時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帥崔瓘王國良因之而反烈火發中夜高煙燹上蒼

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鄭曰沅湘二水名沅在象郡湘即湘水福善理

顛倒明徵天莽茫殊曰九歌令沅湘子無波所籍曠野奔茫

定保令以崔帥之謹而被偶則福善之銷魂避飛鏑累足穿

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胝研瘡殊曰言避亂奔走危窘如穿豺狼間行也心痛悼喪

乱如忍棘刺手足胝胼而成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

暮年暫激昂殊曰幸於免患也蕭條向水陸旧沒隨漁商報王

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殊曰老不可

報主病不可入朝故不免委身薄俗鬱鬱回剛腸而已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殊曰

謝靈運湖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趙曰札記善待問者如撞鐘

疏云春謂擊也以爲去聲之形容言擊鐘每一春而爲一空然後尽

其去也今公借字以言其行之悠片帆在柳岸殊曰柳地名

悠如鐘聲一春一空未便盡也

林功桂 通郭前衡陽朱曰衡州也 華表雲鳥埤鄭曰賓名園

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趙曰三代世表會旗亭下注市樓也立旗於上

故名旗亭吳賦云抗旗亭之曉薛烽櫓者設烽櫓於櫓也櫓者城上守禦望遠樓城隍者城下之樓也 中有古刺

史朱曰言其愛民蒞事如古之刺史 盛才冠嚴廊趙曰祖出武帝制曰舜前嚴廊之上文頴注曰殿下

小屋 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趙曰言刺史乃柱石之臣獨坐御史也風霜則御史

之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朱曰公自言得侍御史如間瓊樹然陸士衡四坐咸同志

羽觴不可算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注羽觴謂其置鳥羽於觴以急飲也○余曰晉東晉傳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哲曰昔周公

城洛邑因流水以凡酒逌詩云羽觴隨波蓋言觴輕如鳥羽之飛也原叔謂鳥羽於觴以急飲恐非也 無語再續

縷已足安蒼黃劇孟七國畏朱曰前漢游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

傳東計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幸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為一敵國云 馬卿四

賦良朱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子虛上林賦並載漢史傳 門闌蘇生在朱曰蘇生

侍御 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朱曰末

漢 刺史也。趙曰劇白馬卿以比刺史白起以比蘇渙公自注蘇生侍海夷則漢任崔公異之幕而其入勇銳故用白起以比其為將

公於未章自注云聞崔侍選乞師于洪府帥已至表川比此所謂問罪凱歌者乎富形勢則以兵之形勢精強也

期必掃蚊蚋焉能當趙曰氛埃蚊蚋橘朱曰一井舊地

宅仙山引舟航朱曰見橘井尚高寨注見蓬萊如可到注

曰以庭前橘葉神使病者以井水服病即愈仙山則指言蘇仙所

仙之山水經所載既仙之後乘白馬而返其所繫井處世謂馬

嶺山公謀欲往此行厭暑雨厭土聞清涼朱曰言親刺

故云引舟航也炎暑趙曰此指言郴州矣公詩意曰郴州頗涼諸舅剖符

近朱曰言諸舅皆作郡趙曰公詩每以崔開緘書札光顯

繁朱曰陳書江撫字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揔外家養朱曰陳書江撫字謝安

于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勳名重當時多所鍾愛常謂揔曰尔操行殊異神彩英秀後之知名當出吾右

乘興長

朱曰謝安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水入則言詠屬文无與世意常往臨安山坐石室臨蒼谷悠然嘆曰此亦伯

夷何遠又與孫綽等汎海吟嘯自若

下派匪珠玉擇木羞鸞

凰

朱曰下流自言也言已非亦異然得所託也○趙曰公自謙其為人特下流耳非是珠玉之珍也傳曰窮傑投林豈綴釋木公

之意自謙其不暇擇木非若鸞凰非梧桐不栖故至為鳳也

我師嵇叔夜

朱曰嵇叔夜含垢匿瑕也○

趙曰公自言其放曠癡故如嵇康

世賢張子房

朱曰波叔張勸○趙曰公自有注以美張勸也柴荆

既樂土

趙曰言

鵬路觀翱翔

朱曰寄居樂土當日觀刺史為朝廷拔用也○趙曰觀則所以

拍衡州刺史矣鵬路莊子云九万里者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

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

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鄭曰耒陽衡州

屬縣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列女家風流吾賢紹

朱曰尺素書也史刺客傳聶政殺韓相自死其姊嬰伏尸哭極哀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期翰林後屈跡縣邑小

朱曰言鼎之才宜在翰苑而反屈跡縣邑○趙曰蔡伯也本前朝作前朝其說是豈鼎之父或祖嘗任翰林之職乎知我

礙滯濤半旬獲浩熒趙曰熒以治坑大水貌也謝靈運山居賦吐泉之浩熒麾下殺

元戎湖邊有飛旄朱曰潭州藏玠殺其帥崔雍子美時亂而往衡州故也飛旄素旄也庾公上武昌出

石頭百姓看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引素旄素旄乃庾尋亡也○趙曰即藏玠殺衛瓘也崔注所

引庾公事非飛旄字所出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

驚猿倏捷仰羨鶴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朱

張平子鬱鬱不得志詩憂心悄悄獨都賦猿抗騰希而發捷又置酒高堂觴以醪清昔子建身羊宰肥牛言聶以肥羊清醪乃見於

禮也○鄭曰醪普沼切酒清曰醪○修可曰曹子建七啓云乃有春醪酒康狄所管揚雄酒賦云其味有宜城醪醪蒼梧醪清酒也

杜詩一本作清縹故兩載之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禮過宰肥

羊言聶令待遇厚故也○夢符曰右按揚雄酒賦曰其味有且城

醪醴蒼梧醪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醪夏成酒經曰空桑穢醴以

糗麥以成醪醴酒之始也烏梅女慈甜醴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

也又按張平子南郡酒則九醞也人非西喻蜀朱曰晉蒙通夜

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與在北坑趙

作傲以責唐蒙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也

朱曰秦將白起破趙四十餘萬軍遂降秦起悉坑之

玠殺崔確長沙擾亂也○趙曰公自注甚明按唐史大曆

五年夏四月八日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觀察使崔確

已至澧卒用矜少鄭曰澧里第問罪消息真開顏趙師乞

召朱曰聞崔侍御興乞師于洪州師已至袁州北陽中丞琳問罪

將士皆自澧上達長沙○師曰狄相孫指兼護也南史孔休源

為晉安王長史武帝敕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兼護善

人倫風望許聶宰以人倫之表言聶才宜在翰林而反屈跡小

知我礙崇濤以甫阻水也浩淼水大貌麾下殺元戎指臧玠殺崔

藿也飛旋言確之喪揚素旆也甫避亂衡州屬江漲不得去故云

孤舟增鬱鬱後採善跳鸕鷀善飛翔甫阻水恨不能如猿猴與

鸕鷀也矯舉也苗子建七略云乃有春清醪酒康狄所營注醪正

妙坊青匹色揚雄酒賦云蒼梧醲清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禮  
過宰肥羊言所令待遇之厚也唐蒙通夜郎劉發巴蜀吏卒巴蜀  
大驚焉上聞之使司馬相如作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秦符白起  
破趙四十餘萬軍悉坑之南意謂臧玠之徒不可以言喻之耳若  
趙卒坑之故云與在北坑趙州岸靜論衡州無恙長沙援指玠之  
亂崔異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揚子彬將士又自澧州達長  
沙故甫得以開顏  
而喜叛徒見擒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一